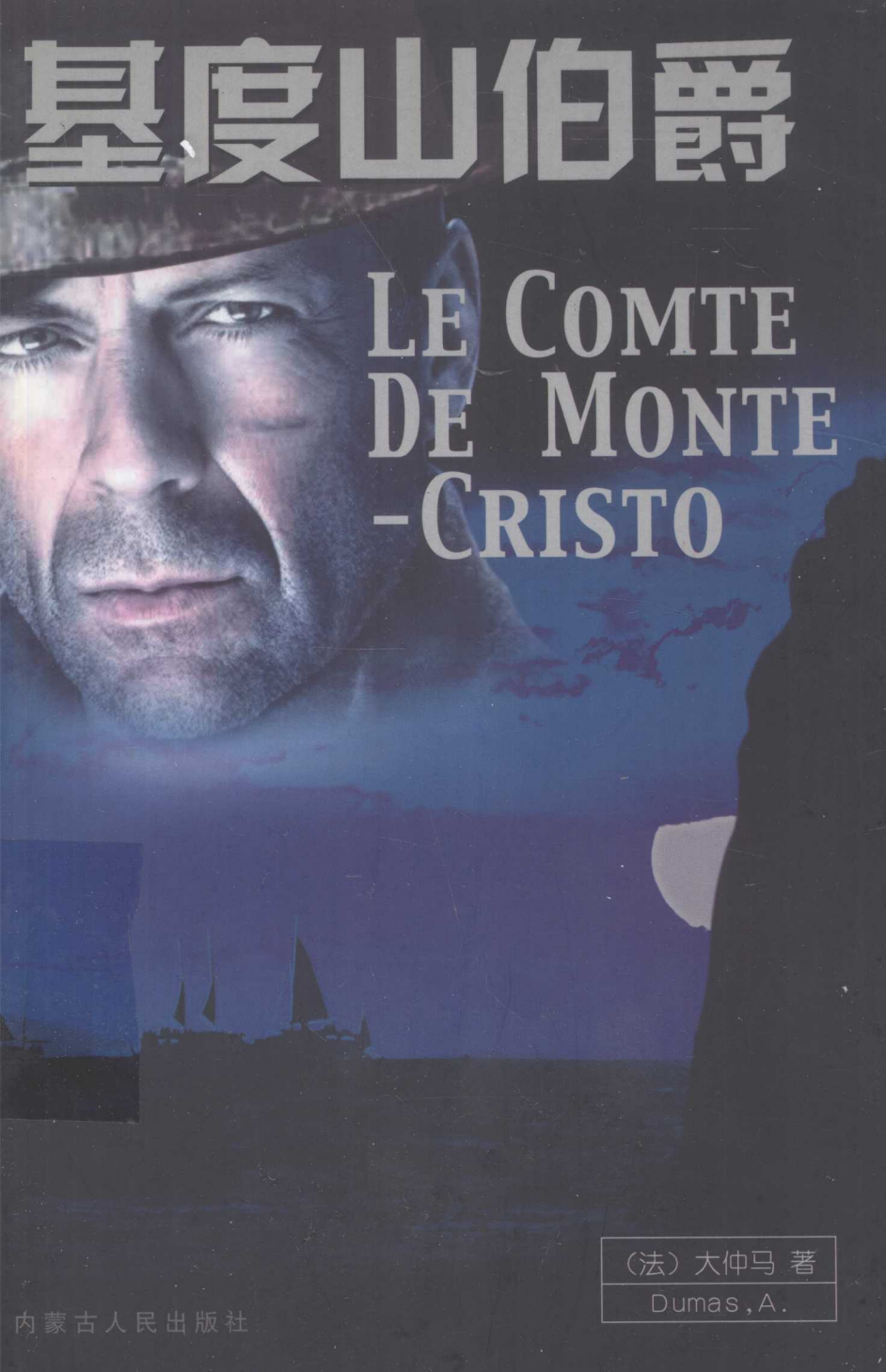




基督山伯爵

LE COMTE
DE MONTE
-CRISTO

(法) 大仲马 著

Dumas, A.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文 ※ 学 ※ 顶 ※ 级 ※ 名 ※ 作

基度山伯爵

(法) 大仲马 著

Dumas, A.

祁万连 译

(上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度山伯爵/(法)大仲马(Dumas, A.)著;祁万连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3

ISBN 7-204-05566-7

I. 基… II. ①大…②祁…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1955 号

基度山伯爵

(法)大仲马 著

祁万连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二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7.125 字数: 960 千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04-05566-7/I·1013 定价: 60.00 元(共二册)



目 录

(206)		基督山伯爵	章三十二第
(213)		密窟	章四十二第
(222)		南主人	章五十二第
(228)		基督山伯爵	章六十二第
(239)		基督山伯爵	章七十二第
(251)		基督山伯爵	章八十二第
第一章	船到马赛		(1)
第二章	父与子		(8)
第三章	卡达罗尼亚人		(15)
第四章	诡计		(25)
第五章	订婚宴席		(31)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43)
第七章	审讯		(53)
第八章	伊夫堡		(64)
第九章	订婚之夜		(75)
第十章	多乐里宫的小书房		(81)
第十一章	科西嘉魔王		(89)
第十二章	父亲与儿子		(97)
第十三章	百日		(104)
第十四章	怒囚与疯狂人		(112)
第十五章	34号与27号		(122)
第十六章	一位意大利学者		(137)
第十七章	长老的房间		(146)
第十八章	珍宝		(162)
第十九章	第三次发病		(174)
第二十章	伊夫堡的坟场		(183)
第二十一章	狄希伦		(188)
第二十二章	走私贩子		(199)



第二十三章	基度山岛.....	(206)
第二十四章	密窟.....	(213)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	(222)
第二十六章	杜加桥的客店.....	(228)
第二十七章	追述往事.....	(239)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251)
第二十九章	莫莱尔父子公司.....	(257)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269)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巴达	(283)
第三十二章	苏醒.....	(304)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310)
第三十四章	现形.....	(337)
第三十五章	锤刑.....	(357)
第三十六章	罗马的狂欢.....	(370)
第三十七章	圣塞巴斯蒂墓陵.....	(387)
第三十八章	约会.....	(401)
第三十九章	来宾.....	(407)
第四十章	早餐.....	(425)
第四十一章	介绍.....	(436)
第四十二章	伯尔图乔.....	(448)
第四十三章	阿图尔别墅.....	(452)
第四十四章	血亲复仇.....	(458)
第四十五章	血雨.....	(478)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488)
第四十七章	灰色斑马.....	(498)
第四十八章	思想交锋.....	(509)
第四十九章	海蒂.....	(519)
第五十章	莫莱尔一家人.....	(523)



第五十一章	帕雷姆斯与狄斯贝	(532)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542)
第五十三章	《恶棍罗希尔》	(556)
第五十四章	公债的起伏	(570)
第五十五章	卡瓦康德少校	(580)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亚·卡瓦康德	(589)
第五十七章	苜蓿地	(599)
第五十八章	诺瓦蒂埃·德·维尔福	(609)
第五十九章	遗言	(616)
第六十章	急报	(623)
第六十一章	驱逐睡鼠	(631)
第六十二章	幽灵	(639)
第六十三章	晚餐	(647)
第六十四章	乞丐	(656)
第六十五章	夫妻之间	(664)
第六十六章	结婚计划	(673)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682)
第六十八章	夏季舞会	(692)
第六十九章	侦查	(699)
第七十章	舞会	(708)
第七十一章	面包与盐	(716)
第七十二章	德·圣梅兰夫人	(720)
第七十三章	诺言	(731)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墓地	(757)
第七十五章	会议记录	(766)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康德的进展	(777)
第七十七章	海蒂	(787)
第七十八章	雅尼纳的消息	(804)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821)
第八十章	控告	(832)
第八十一章	老面包师的房间	(838)
第八十二章	夜盗	(855)
第八十三章	上帝之手	(868)
第八十四章	波尚	(874)
第八十五章	旅行	(880)
第八十六章	审讯	(890)
第八十七章	挑衅	(903)
第八十八章	侮辱	(910)
第八十九章	夜	(919)
第九十章	决斗	(927)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938)
第九十二章	自杀	(944)
第九十三章	瓦兰蒂娜	(953)
第九十四章	吐露真情	(960)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971)
第九十六章	婚约	(979)
第九十七章	去比利时	(989)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995)
第九十九章	法律	(1006)
第一〇〇章	露面	(1016)
第一〇一章	毒虫	(1023)
第一〇二章	瓦兰蒂娜	(1028)
第一〇三章	玛西米兰	(1034)
第一〇四章	堂格拉斯的签字	(1043)
第一〇五章	拉雪兹神甫公墓	(1053)
第一〇六章	分割财产	(1066)



第一〇七章	狮窟	(1081)
第一〇八章	法官	(1089)
第一〇九章	开庭	(1099)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1105)
第一一一章	赎罪	(1112)
第一一二章	启程	(1120)
第一一三章	过去的事	(1132)
第一一四章	帕皮诺	(1145)
第一一五章	罗杰·瓦帕的菜单.....	(1155)
第一一六章	饶恕	(1162)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1167)



第一章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玛赛的“圣母”塔上传来信号，示意“法老号”三桅船已到了。它从斯米尔纳出发，然后经过里雅斯特那不勒斯航程而来。一个领港员跳上已准备好的小船从港口出发，绕过伊夫堡，在摩尔吉荣海角和里雍岛之间登上正缓缓驶来的“法老号”三桅船。

圣约翰堡垒的平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马赛这样的海港，一艘大船的抵达毕竟是一件大事，尤其像“法老号”这样一艘船，船主又是本城人，船又是著名的费凯亚人古城造船厂建造和装配的船，就更引人注意了。

船慢慢地向前驶。它已安全通过了位于卡拉扎雷涅岛和雅罗斯岛之间，这是由火山爆发所造成的海峡。它安全绕过波梅格，驶入港口。船上扯起前桅的三角帆和纵帆，还有中桅的上帆，但它驶得那样的缓慢和无精打采，以致那些看热闹的人本能地觉察到了不幸的预兆，寻思船上究竟有什么不幸的事。可是那富有航海经验的人却清楚地看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肯定与船的本身无关；因为从各方面来看，船并无任何失去操纵的迹象。领港员正在驾驶着法老号通过马赛狭窄的进港口。在领港员的旁边有一年轻人，打着迅速的手势，用他敏锐目光注视着船的每一个运行动作，并不停地复述领港的命令。

不安使人群里升腾起一种紧张情绪，使站在圣约翰瞭望台上的一位看客显得尤为焦虑。他不等帆船入港就跳进一只小艇，顺着法老号的方向划去，在里瑟夫湾的对面靠拢了帆船。

年轻的水手看见他来，就摘下帽子，离开领港员身旁的岗位走到船边。这个人看上去只有十八九的样子，身材修长而强壮，一双漂亮



的黑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外表显得极其坚毅，这种刚毅的气势只有从小就经风险、磨炼的人才会有。

“哦！是您，唐泰斯。”小艇上的人向着他喊道，“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您的船上显得这样丧气？”“太不幸了，莫莱尔先生！”年轻人回答，“尤其对我来说，太不幸了。船驶到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时，好心的勒克莱尔船长离我们而去了。”

“货在哪儿呢？”船主焦急地问。“货都好，莫莱尔先生，我想您一定会满意的，但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

“他怎么了？”船主带着得救的神态问，“船长究竟出了什么事？”

“他已死了。”“是掉在海里淹死的吗？”“不，先生，他是患脑膜炎死的，临终时痛苦极了。”接着他对船员喊道，“全体注意，准备下锚！”

船员立即按他的吩咐行事。船上一共有八到十名海员，迅速分散开来，有的奔到大帆的索子那儿，有的奔到三角帆和上帆的绞索旁，有的去了主桅帆索处。年轻的海员很不在意地用目光扫了一下，发现大伙儿都已动手，就又转过脸走向船主。“这件不幸的事是如何发生的？”船主又接着问道。“唉，先生！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在离开那不勒斯以前，勒克莱尔船长和那不勒斯港务长谈了很久，离港时他情绪很激动，二十四小时后他开始发高烧，三天后便死了。我们照常例海葬了他，他从此可以安心长眠了。我们把他缝裹在吊床里，头尾放了两块三十六磅重的铅，葬在艾尔及里奥岛外。他的佩剑和铁十字荣誉章带了回来给他的遗孀。船长这一生也没有虚度。”年轻人的脸上露出忧郁的微笑，接着说，“尽管他和英国人作战了十年，到头来仍像常人一样死在床上。”

“爱德蒙，您知道，”船主回答，他显得越来越放心，“我们都是凡人，老一辈总要给新一代让位。否则，青年人就无法升迁呀，而且您已向我保证货物……”

“货是完好的，莫莱尔先生，请相信我。我想这次航行您至少可赚二万五千法郎呢。”这时，船正驶过郎德塔，青年就喊道：“注意，准



备落上帆、纵帆和三角帆！”命令得到迅速执行，犹如在战舰上一样。“把船上的帆都收起来。”他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所有的帆全降下来了，帆船几乎以觉察不到的速度前进，仅仅靠自身的惯性在前进。“莫莱尔先生，现在请您上船来吧。”唐泰斯看到船主已有点着急，说道，“这是您的会计堂格拉斯先生从船舱里走出来了，他会把详细情况告诉您的。我呢，还得照应抛锚，给船长挂丧。”船主什么也没说，立即抓住唐泰斯抛给他的绳子，用海员引以为荣的姿势，爬上船边。而唐泰斯回到大副的位置执行他的任务，把谈话的机会留给那个堂格拉斯和船主，堂格拉斯离开船舱迎着船主过去。他约莫有二十六岁，天生一副谄上傲下、不讨人喜爱的脸孔。所以，作为会计员，他本来就让水手们厌恶他的职务，他的为人处事也惹水手们的讨厌；而唐泰斯却得到大家的拥护。

“莫莱尔先生，”堂格拉斯说，“我们的不幸您听说了吗？”“唉，听说了。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他确实是一个勇敢而又诚实的人！”

“而且是一个一流的海员，是在海与天之间长大的，是负责莫莱尔父子公司重要事业的最恰当的人选。”堂格拉斯回答。

“但是，”船主一边说，目光却盯在指挥下锚的康泰斯，“我认为，一个水手要了解他的职务，也不像你所说的那样老海员才行，堂格拉斯。因为您看，像我们的爱德蒙，他不需要任何人的指导，似乎也完全称职了。”

“是的，”堂格拉斯向爱德蒙扫了一眼，露出愤恨的目光说，“是的，他很年轻，而年轻人总是有自信。船长还没有断气，他居然跟谁都不商量一下，擅自发号施令，而不直接回马赛，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

“作为大副，他的职责是接替指挥船上的一切事。”船主说，“至于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时间，是他的错；除非这只船出了什么问题需要修理。”“这艘船像我一样毫无毛病，莫莱尔先生；这一天半完全是浪费时间，只是为了上岸去玩玩，别无它事。”



“唐泰斯，”船主转过身去喊他，“到这儿来。”

“等一下，先生，”唐泰斯回答，“我就来。”然后他对船员喊道，“抛锚！”锚立刻抛入水中，铁索擦过舷眼发出叮叮的响声。虽有领港在场，唐泰斯依然坚守岗位，直到最后操作完为止。然后他又说，“将信号旗降到旗杆的一半位置，把公司的旗也降下一半志哀，将横桁交叉放好！”

堂格拉斯说：“他已经把自己当做船长了。”船主说：“事实上他已经是船长。”一片阴云浮过堂格拉斯的眉宇。他说：“但是，莫莱尔先生，您是否还缺少和您的合伙人签字呢？”“那并不难。”船主又说，“虽然他很年轻，但他似乎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了。”唐泰斯走过来说：“对不起，莫莱尔先生，现在船已停妥，我可以听您吩咐了，刚才您是您叫我吗？”堂格拉斯后退了两步。“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在厄尔巴岛停留？”“我只是执行勒克莱尔船长最后的一个命令罢了，他在临终时，要我送一包东西给厄尔巴岛上的贝特朗元帅。”“您见到元帅了吗，爱德蒙？”“见到了。”莫莱尔向周围环顾了一下，突然把唐泰斯拖到一边说：“圣上近况如何？”“依我从外表上看，身体健康极了。”“你们谈话了吗？”“他先跟我说关于船上的事，什么时候到马赛，是沿哪条航线来的，以及装些什么货。我想，假如船上没装货，而我又是船主，他的想法可能会把船买下来的；但我告诉他，我只是大副，船是莫莱尔父子公司的。‘哦，哦，’他说：‘我知道他们，莫莱尔家世代都是船主，那年我驻守巴伦西亚时，我和莫莱尔家族一个人在同一个团队里服役。’”“的确是这样！”船主非常高兴地喊道，“那是我的叔叔波利卡尔·莫莱尔，他当过上尉。唐泰斯，您一定告诉我叔叔，说圣上还念着他，您会发现他感动得掉泪。好，好极了！”船主热情地拍着年轻人的肩说，“唐泰斯，您依照勒克莱尔船长的吩咐在厄尔巴岛逗留，做得好；虽说如果有人知道您曾把一包东西交给元帅，并和圣上谈过话，您很可能会受到连累的。”“先生，哪方面连累我？”唐泰斯问道，“我根本不知道我带的是什么东西，而圣上所问，又如见了陌生人所问的那些普通问题。哦，对不起，海关关员和卫生署的检查员来了！”



于是唐泰斯就向舷门那儿走去迎接他们。

年轻人刚离开，堂格拉斯就凑上前来：“喔唷！看来他有充分的理由解释他为什么在厄尔巴岛停留的原因了。”“是的，亲爱的堂格拉斯先生，理由极其充足。”“哦，好极了，”他又说道，“看到一伙伴不能恪尽职守心里总是很难受的。”“唐泰斯尽职了，没什么可说的，是勒克莱尔船长命令他耽搁的。”船主回答他。“说起勒克莱尔船长，唐泰斯没把信转交给您吗？”“给我，没有呀！有一封信吗？”船主问道。“我想，除了那包东西，勒克莱尔船长还托他转交一封信。”

“您说的哪包东西，堂格拉斯？”“就是唐泰斯去波托费拉时留下的那包东西。”“您怎么知道他曾留了一包东西在费拉约港呢？”堂格拉斯脸刷地红了。“那天我经过船长的房门时，门半开着，我看见他把一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唐泰斯。”“他没有说过，”船主说，“不过假如他有信，他会转交给我的。”堂格拉斯想了一会儿，“这样的话，莫莱尔先生，我求您，关于这件事，请您千万不要对唐泰斯提起，或许是我搞错了。”这时，年轻人回来了，堂格拉斯走开了。

“啊！亲爱的唐泰斯，您没事了？”船主问道。“没事了，先生。”“您没去多久呀！”“是的，我把货物清单交给海关一份，其余的证件，交给领港，他们已派人与他同去了。”“那么您在这里的事情都做完了？”唐泰斯看了四周一眼，没什么事了，一切都已就绪。“那么我们一起吃饭好吗？”“请原谅，莫莱尔先生，很抱歉，我想先去看看我父亲，可是我还是照样感激您。”

“做得好，唐泰斯，很好，我早知道您是一个好儿子。”“哦，”唐泰斯慢慢地问，“您知道我父亲的身体还好吗？”“我相信很好，爱德蒙，不过我最近没见到过他。”

“是的，他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至少说明您不在时他不缺什么。”唐泰斯笑了，“我父亲自尊心很强，即使他一无所有，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可能向任何人要什么的，除了天主。”

“好吧！您见过父亲后，就来我们这儿。”“莫莱尔先生，再次请原



谅,见过父亲之后,我还得去探望另一个重要的人。”“啊,不错,爱德蒙,我忘了在卡达罗尼亚人当中,还有个人在焦急地等您,她就是美丽的梅尔塞苔丝吧。”爱德蒙的脸红了。

“哈哈!”船主说,“怪不得她三次来探问法老号的消息,我不奇怪啦。哟!爱德蒙,您有一位非常漂亮的情妇啦!”年轻的海员庄重地说:“她不是我的情妇,而是我的未婚妻!”

“有时候这是一回事。”船主笑着说。“我们不是这样的,先生。”唐泰斯答道。

“行了,”船主又说,“我不耽误您了。您把事办得这样好,我应该让您充分地享受自由。您需要钱吗?”“不,先生,我的工钱我还没花呢,将近三个月的工钱呢。”“您真是一个懂事的小伙子,爱德蒙。”“我还有一位可怜的父亲呢,先生。”“好,好,我知道您是一个好儿子。去吧,去看您的父亲吧。我也有个儿子,要是他在航海三个月后回家时,有人阻拦他,我也要发火的。”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先生。”“好的,您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再跟我说吗?”

“没有了。”“勒克莱尔船长临终之前,难道没托您交一封信给我吗?”

“先生,那时他根本提不起笔。不过,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我还得向您请半个月假。”

“去结婚?”“是的,先结婚,然后去巴黎。”“好啊,好啊!您请多长的假都可以,唐泰斯。从船上卸货需六个星期,三个月之内,我们不再出海……但是,过了三个月,您就得回来。”船主拍拍年轻海员的肩膀又说,“法老号出发不可能没有船长呀。”

“没有船长!”唐泰斯眼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叫道,“先生,您要注意您刚才说的话,因为您触及到我内心最隐蔽的一丝希望。您真想让我担任法老号的船长吗?”“假如我一个说了算,我就可任命您。亲爱的唐泰斯,但您知道,意大利有一句俗话,谁有了一个合伙人,也就



有了一个主人。但这件事至少已做到了一半,因在两票之中您已有一票,我一定会尽力为您争取另一张票。”

“呀!”唐泰斯热泪盈眶,紧紧抓住船主的双手大声说道,“莫莱尔先生,我代表我父亲和梅尔塞苔丝谢谢您。”“好啊,好啊,爱德蒙,天主会保佑正直的人。哦,对了,快去看您父亲和梅尔塞苔丝吧,然后再到我这儿来。”“我摇您上岸好吗?”“不,谢谢您,我还得留在这儿与堂格拉斯结账。”

“在这次航行里您对他满意吗?”“这要看指哪方面而言,先生。假如您指他是不是一个好同事,那么不是,因我们吵了一次架,我曾建议在基度岛停留十分钟来解决纠纷。我想他开始对我不满意了,其实那次我本不该提议,他的拒绝是对的;假如您是问我他工作如何,我想他是无懈可击的,他的尽职尽责您会满意的。”“但我问您,唐泰斯,假如您做法老号船长,您会留下堂格拉斯吗?”

“无论我当船长还是大副,”唐泰斯回答,“我对那些能得到船主信任的人,总是极为尊重的。”

“好,好!唐泰斯,我看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好汉子。别让我再耽误您,去吧,我看您已不耐烦啦。”

“那么您准假了?”唐泰斯问道。“去吧,我已说过了。”

“我可以借用您的小艇吗?”“当然可以。”“再见,莫莱尔先生,多谢了!”“再见,爱德蒙,祝您好运!”爱德蒙跳上小艇,坐在船尾,吩咐水手向卡纳比埃尔街划去。两个水手马上划起来,这只小艇以最快速度在狭窄的河道里穿越,向前划行。船主微笑着目送他上了岸,并且立即消失在卡纳比埃尔街从清晨五点钟到晚上九点钟都拥挤的街道里。马赛的居民是这样地以它为荣,他们甚至神色庄重地宣称:“倘若巴黎有一条卡纳比埃尔街的话,则巴黎就会成为小马赛了。”船主转过身来,看见堂格拉斯站在他的背后,表面上似乎在等着他的吩咐,实际上也在目送那年轻的水手。这两个人虽然都在注视爱德蒙·唐泰斯,但两人目光的神情却大不相同。



第二章 父与子

我们暂且撇下堂格拉斯，他正在同仇恨的精灵搏斗，竭力在船主的耳边进他同事的谰言。再说唐泰斯穿过卡纳比埃尔整条街，踏入诺阿伊街，走进位于梅朗巷左边的一座小房子里，急促地爬上楼梯幽暗的四层楼，一只手抓住栏杆，另一只手按住心跳，在一扇半掩的门前停了下来，这扇门能让人一直看到小房间的最里边。

这个房间就住着唐泰斯的父亲。“法老号”抵港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老人那里，他正踩在椅子上，专心地用颤巍巍的手绑扎几株旱金莲，中间还夹杂着铁线莲一类的植物，这些植物沿着窗栅，越爬越高。突然，他觉得自己被人拦腰抱住，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在他身后喊道：“爸爸，我的好爸爸！”老人叫了一声，回过身来，随即看到他的儿子。他浑身哆嗦，脸色煞白地倒在儿子怀里。

“你怎么啦，爸爸？”年轻人惴惴不安地问道，“你大概得病了吧？”“不，不，亲爱的爱德蒙，我的孩子，我的儿啊，没有。我可是没料到你会来，这样冷不防又看到你，快乐和激动……啊！我的天！我觉得我快要死了！”

“那么，爸爸，振作起来！这是我，确实是我！俗话说，高兴不伤身，所以我冷不丁地走进来。好啦，朝我露出笑容吧，不要这样惊魂不定地盯住我。我回来了，我们就要合家幸福了。”

“啊！好极了，孩子！”老人接着说，“不过，我们怎么就要合家幸福呢？你不再离开我了吗？得了，告诉我，你交了什么好运！”

“但愿上帝饶恕我，”年轻人说，“用另一家人的举丧换来我的幸福！但上天知道我并不期待这种幸福。幸福从天而降，而我没有力量伤心难过：正直的勒克莱尔船长去世了，爸爸，我很可能得到莫莱



尔先生的保荐,接替他的位置。您明白了吗,爸爸?二十岁就当船长!薪水一百路易还可以分红!像我这样可怜的海员,这不确实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吗?”“是的,我的孩子,当真是的,”老人说,“确是好运。”

“因此,我想用我领到的第一笔钱给您买一幢小房子,有个花园,让你去种铁线莲、旱金莲和金银花……不过,你究竟怎么啦?爸爸,据说你身体不好?”“耐心点,耐心点!就会过去的。”老人由于精力不济,往后倒了下去。

“来!来!”年轻人说,“喝一杯酒,爸爸,这会使您恢复过来。您的酒放在哪里?”“不,谢谢,不用找了,我不需要喝酒。”老人说,想拉住他的儿子。“需要的,需要的,爸爸,告诉我放在哪里。”

他打开了两三个柜子。

“你是白找……”老人说,“没有酒了。”“怎么,没有酒了!”唐泰斯说,这回轮到他脸色变白,交替端详老人深陷、苍白的脸颊和空空的柜子,“没有酒了!您大概一直缺钱吧,爸爸?”“我什么也不曾缺过,因为你在跟前。”老人说。“可是,”唐泰斯抹了抹从额角上流下来的汗水,嗫嚅着说,“可是三个月前我出发时留给您二百法郎呀。”“是的,是的,爱德蒙,确实如此,但你走时忘了还欠邻居卡德鲁斯一小笔债呢。他跟我提到这笔债,对我说,如果我不替你还债,他就会向莫莱尔先生去讨还。于是,你明白,我生怕要连累你……”

“那么呢?”

“那么我还了钱。”

“可是,”唐泰斯大声说,“我只欠卡德鲁斯一百四十法郎。”

“是的。”老人期期艾艾地说。

“而您就用我留给您的二百法郎还了他吗?”老人点头称是。“这样,您就靠六十法郎过了三个月!”年轻人喃喃地说。“你知道我清心寡欲。”老人说。“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请饶恕我!”爱德蒙大声说,一面扑倒在地,跪在老人面前。“你这是干什么?”“噢!您真太让